

《国医旬刊》及其中西医汇通理念

张孙彪 王尊旺

【摘要】 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1934 年 7 月创办的《国医旬刊》，在近代中西医交会之际，刊载了众多中医师以西医知识阐释传统中医的文章，开启了当地中医界探索中西医汇通的学术路径。该刊坚持“发扬国医学术”“融贯中西学说”的办刊理念，破除“科学”迷信，树立中医信念，用西医解剖知识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正视中西医差异，力戒盲目汇通，表现出学术的继承性和时代的进步性。所刊论说虽失之于穿凿附会、过誉中医之长，但对中西医汇通所做的探索和留下的经验，应能帮助当代学人更好地处理中西医学的关系，更加自觉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关键词】 《国医旬刊》； 中西医汇通； 吴瑞甫

Ten-day Period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concept of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ZHANG Sunbiao, WANG Zunw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The *Ten-day Period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TCM Journal founded by the Xiamen Professional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July 1934, had published a lot of essays written by many TCM physicians that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western medicine, offering the academic way of probing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Xiamen. The aim of the *Journal* includes “developing TCM academy” and the “confluence of TCM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 exploration of TCM and the penet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getting rid of blind faith on “science” to set up the belief of TCM and to prove the ideas of visceral theory and its gasification by the anatomical knowledge of western medicine. The *Journal* envisag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CM and WM, avoided blind convergence, representing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progress of the era. Although the essays published might have made a forced analogy by over-praising TCM, however, its explo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CM and the experiences are helpful to modern scholars to properly manage the relation of TCM and WM to face the future challenge consciously.

【Key words】 *Ten-day Period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u Ruifu

1. 《国医旬刊》概况

1934 年 7 月 5 日，《国医旬刊》创刊于厦门，由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下文简称为“厦门医专”）国医旬刊社主办发行。厦门医专校长吴瑞甫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先后有梁长荣、陈筱腾、林孝德、陈影鹤等人。

《国医旬刊》的创办，乃吴瑞甫主持中医办学的一大特色。吴瑞甫认为，要整理传承中医学学术，“舍医校医报，并无整理之方法”。在此理念指引下，除了《国医旬刊》之外，他在厦门办学期间先后创办《厦门医学传习所月刊》和《厦门医药》。关于医校为主体创办学术刊物以及学医者关注医界报刊的必要性，吴瑞甫解释道：“凡我医药界之有学识有经验者，亦均能出其所学，以其崇论闳议，阐发轩岐张孙之蕴奥以诱掖后进，即药物学亦有新理解之发明，是从事于医药学者，宜何如广阅医报，以增广医药之学问”^[1]。他将《国医旬刊》视为中医药学术传播交流的平台，师生学习切磋的园地。

《国医旬刊》“预定半年十八期，大洋五角，全年卅六期，大洋一元，邮费在内，零售每期三分”^[2]。后因各种原因，实际出版发行 2 卷 23 期（第 1 卷有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6.05.006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吴瑞甫与近代中西医汇通时代”（JAS14156）；福建省卫计委“福建近代中西医汇通问题研究”（wzrk201301）

作者单位：350122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

通信作者：王尊旺

1~12 期,第 2 卷有 1~11 期)之后,于 1935 年 9 月停刊。

《国医旬刊》的办刊理念是:发扬国医学术,普及医药常识;宣传医药文化,恢复固有知能;指导卫生方法,增进健康教育;荟萃国医精华,指示习医门径;互通国医声气,交换医药知识;融贯中西学说,公开秘决验方。封面刊名先后由陈培锷、于右任题写。该刊未细分栏目,每期 12 版,刊载文章 10 篇左右,主题内容涵盖医药言论、专著学说、教材讲义、学员课艺、医案验方等,撰著者基本以医校师生和福建医家为主,偶尔选登区域外中医名家的医论作品。

2. 《国医旬刊》的中西医汇通理念

《国医旬刊》创办于中西医交会之际,主编吴瑞甫对于中西医汇通颇为倾心,他“十四岁时即精研历代医籍,参汇东西学说,博稽考证,不遗余力,……于是挈眷迁厦门,深以济物利人,莫出于医之一端,益致力于中西医学原理,探本穷源,合一炉而治之”^[3]。所以综观《国医旬刊》23 期,充分体现了以中医为主而积极吸纳西医理论和知识以发扬中医的学术风格。尤其是所刊载的诸多中西医汇通医论,开福建中西医汇通风气之先,展现了近代福建中医界人士勇于进行学术转型的前行者形象。

近代中国,西医逐步传播流行,中医界面对西方医学的挑战,开始有意识地将中西医学进行比较和糅合,论定“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4]。《国医旬刊》身处此时代潮流,亦主张在坚持古典中医前提下,参照西医理论知识,汇通中西医而求中医的转型提高。吴瑞甫在《发刊词》中强烈呼吁中西医界不要纠缠于互相攻诘谩骂,因为“洋派医有好处,亦有坏处;国医有谬误处,亦有精到处。此事重在有学问、有阅历、有经验,弥久弥精,互相攻诘,甚无谓也。余甚愿习西医者,不夸己长,不胶柱调瑟,知其长处,尤当悟其短处。若肆意骂人,殊非学者态度也。尤愿习国医者,既勤求古训,应濡染新知。凡谬误者,正之;精粹者,开发之;有明效大验者,表章之;与新学说可互相参订者,沟通之”^[5]。他“勤求古训,濡染新知”的思想观念,为《国医旬刊》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定下了基调。

《国医旬刊》所倡导的中西医汇通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2.1 破除“科学”迷信 树立中医信念

针对当时众多指责中医为不科学的言论,《国医旬刊》刊文批评有些人“一习异说,于国医之奥秘

处尚未精炼及之,遂欲以科学二字压倒数千年之文化,多见其不知量也”,认为中西医二者优劣互现,可互相参酌,发挥互补优势,指出:“治病以有学问、有本领、有阅历、有实验为主,科学可也,不科学亦可也。科学有实验处,亦有不实验处。不科学有不实验处,亦有大实验处。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则可”^[6]。

《国医旬刊》在中西医交会之初,并未将“科学”视为“正确”和“惟一”,始终坚持中医自主性的初衷。譬如所刊梁长荣《科学非万能》一文以为:“二十世纪,为科学万能之时代,无事无物,莫不以科学为号召,卫署之罪国医,亦以不科学为定案,但科学之意义若何,科学之界说若何,以科学医自命者,医事上悉循科学否?……夫六合之内,包罗万有,科学岂能解决一切乎?既不能解决一切,又不容其他学说存在。科学理有未穷,知有不尽,科学有不彻底,不得不假道于哲学,以求尽其所知,而尽其所事也”^[7]。该文认定西方科学并非万能,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存在局限之处,而作为科学一部分的西医亦然,在人体认知和疾病诊治上尚有“不科学”之处。所刊陈筱腾《对于本刊的希望》认为:“在医学原理上本无中西之分,亦无所谓国医是守旧的,西医是趋新的,只有优劣真伪的分别。因此,研究医学的人们,切莫存中西旧新的观念,而合趋极端,互相诋毁。我们亟应放大眼光,精细的观察,在整个医学上去探讨和选择”^[8],号召医界放下中西畛域之见,以包容的态度共同探索医学之道。

另《国医旬刊》以为近代中医发展之路之所以坎坷曲折,西医的强势竞争是一方面,而国力衰败才是时代大背景。吴瑞甫在《敬告我厦各医药界》中写道:“学术随国运之强弱以为与废。国弱则虽至粹至美之学术,犹不免为人轻侮。我医界而能痛自猛省,切实研求,以中医而用中药,俟国势盛强而后必有为全世界信用之一日”^[9]。他将中医视为国粹,直指当时“世人不察,动谓东西医学近十年来之进步一日千里,遂据天演优胜劣败之例,谓中医必日就式微,不思西学即甚东渐,而中医之国粹学依然存在。……凡我同志须抱保存国粹之心,急起直追,虚怀采纳,博古通今,讲求秘法,删古籍之繁芜,吸中东西各学说之精华”^[10]。他还结合自己的读书临症经验,认为古典中医虽发源甚早,却历久弥新,并能发陈出新。他在《国医旬刊》刊文驳斥那些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质疑,肯定“三阴三阳学说根本于五行六气,我国自羲轩而降,即有是说,凡四时岁序及节气,悉根据乎此,已成为一定不易之确论,……余读

岐黄家言,已垂四十余年之久,阅东西各医籍,亦有十余年之久,证之以治验,都不能出阴阳五行之理”^[11]。

2.2 用西医解剖知识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

进入 20 世纪,近代中医界逐步吸取西医的知识与理论,对古典中医进行新的阐释和改造。在中西医汇通之初,医家时常运用西医解剖形质来证明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的正确。《国医旬刊》刊载的多篇文章,都体现了这一典型的学术倾向。兹举 2 例:

其一,西方细菌学理论与中医气化理论的折衷融合。

民国初年,西方细菌学在中国逐渐传播与兴盛,中医古典气化理论遂受到严峻挑战。在此情势下,中医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细菌学理论,阐释古典中医传染病病因病理。譬如《国医旬刊》所刊《说菌》一文认为:“古医经所云贼邪虚风,即微生物之代名词也。何以言之?所谓风者,由空气鼓荡而成者也,人无一刻可离乎空气,空气之鼓荡成风。何以遽名曰贼?盖名贼之者,必其空气中含有毒素也。毒素者何,就是微生物也,风即微生物所自出也”^[12],直接将“贼邪虚风”对应于微生物,明显借鉴了西医基于细菌致病的传染病学说。而该文同时强调:细菌“故能传染于人而为病,究之实亦气候使然。盖非其时,必无病菌之存在也,故我国医言气化,乃以探病之原,非肤廓之语也”^[10]。所刊《论传染病》一文也指出:“中医以病气传染之说,在事实上,确有见地可以证明。……以气候为本,病菌为标,实无疑义”^[13]。

吴瑞甫曾为《国医旬刊》撰文,谈及传统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完全建构在气化理论之上,相较于西医细菌致病学说,其实更具优势。他说:“我国治外感病,必溯源于六气者,乃至精至微之学,非粗心人所能领悟也。西医晚出,于四时杂感专注于形质之学,故显微镜之检查病菌,至为详悉,不知病菌亦随时令而发生。……可见我国医学乃从天时气候精研而出,溯其源探其微,为理足方效之学。杀菌之治法,犹落第二问题。故之西人之拘于形质,其治法不及我国远甚”^[14]。《国医旬刊》发表文章,有多篇论及这一问题,如郭斐成《谈谈消毒法》指出:“国医之治疗传染病,必先有特殊之气候不适于人体,而适于病菌之繁殖,故治疗必先以气候为本,病菌为标,则处方亦无不然。此中医书籍之所以小有备载,非若西医之徒具形式也。”^[15]

其二,西医脏腑形质与中医经脉脏腑的折衷融

合。

从西医传入中国伊始,中医脏腑学说与西医解剖理论的关系,就成为近代中医界必须直面的学术难题。《国医旬刊》刊载的诸多言论,尤其是集中刊登的厦门医专学员的课艺文章,展示了近代福建医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国医旬刊》在第 2 卷第 2 期和第 3 期连续刊载的 10 位厦门医专学员的课艺,分别表达了他们对“月经异常,我国以为二阳之病发心脾,西医以为子宫病,治疗均能见效,试阐发其理”此一论题的独立见解。

学员杨太龄认为:“西医月事异常,常因子宫原受病,虽与我国异名,而源则一也,惟其名异源同,故治均能见效。西医所称输卵管,即中医所谓任脉也;彼谓卵巢,我称冲脉;及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彼即谓十四五岁时期,卵巢中遂发生分泄一种液素,曰卵巢黄体。……彼所谓胃、心脏、脾脏衰弱营养状态而感动生殖器后来之病,即我国谓月经异常,为二阳之病发心脾是也。综合而观之:吾国医病理与西医病理,大有不谋而合者耳。”^[16]他先将西医的专有名词(输卵管、卵巢、卵巢激素)与中医经典知识(任脉、冲脉、太冲脉盛)进行直接比附,然后演绎推理西医的“子宫原受病”与中医的“二阳之病发心脾”病理机制颇为“吻合”。

学员刘义尊也认为,虽然中西医学“学说有出入,然以子宫病之理,证之于我国经旨,亦无不合。何则?……二阳之病发心脾,为女子不月之大原因。盖二阳者,阳明也。阳明为多血之经,血乃水谷之精气,藉心火锻炼而成,忧愁思虑伤心。此理西医不解,非西国妇女无此病因,大抵西人拘于实质,经气非其所知。至于我国阴阳五行之理,经络气运之道,既无形质可证,尤非彼解剖之精、器械之良可能采出,是故无此之病因可言。其所以为子宫病者,趋重实据,非能采原立论也”^[17]。他认为西医仅凭解剖而来的脏腑形质知识,无法看到人体更深一层的功能运作,这个功能运作还是要依靠古典中医理论才得以阐释。

其他 8 位学员课艺的逻辑理念也基本一致:承认西医脏腑形质知识,并与中医脏腑学说进行相应的比附,以诠释中医的传统理论,最终目的是验证古典医学体系的正统性和优越性。

2.3 正视中西医差异 力戒盲目汇通

《国医旬刊》虽积极倡导中西医互补汇通,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医汇通的困难,对于二者的本质差异及汇通之难有着清醒的认知。例如《国医旬

刊》第 2 卷第 4 期刊载陈影鹤《保存国粹与中西汇通》一文,认为“中西汇通,固为今后应趋之途径。然国医西医特长之处,未之或得,则所谓汇通者,不过东拾国医皮毛,西掇西医唾余。其论证也,非驴非马,牵强附会;其用药也,忽中忽西,揉杂混乱。以病人为刍狗,其杀人甚于枪炮,斯假汇通之名,所以为世诟病也”^[18],指出当时中医界一些所谓的汇通医家并未明了中西医学之本质,只是简单采用混杂中西的方式,实则造就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他以为中西医学的汇通并非易事,如何在守旧和趋新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最大的前提是中医自身须厘清学术体系。“故在今日而言保存国粹与中西汇通,厥宜从整理国医入手。国医学术为一无穷之宝藏,虽披沙拣金,工作繁重,然其实验处以及应病人无穷之变,实绰有余裕。惟兹事体大,非一手一足之劳、一朝一夕之事所能奏效,尤非读书多、经验富者,不足以语此也。尚望医林硕宿视为己任,分部整理,悉心覆验,务求真凭实据,重新沽定价值,庶轩岐绝学发扬光大,中西汇通有以取质”^[18]。

吴瑞甫也对当时有些医者虚假盲目地追求中西医汇通异常反感,屡次在《国医旬刊》刊文指出:“今欲整顿医学,‘沟通中西’四字,几为全国口头禅,为问可能乎?不可能乎?此说一兴,甚至地方无学之辈,拾人唾余,妄编讲义,自诩新知,东涂西扯,眉目不清,以此而曰振兴医学,是所谓南其辕北其辙,此医学之厄运,亦即生民之劫运也”^[19]。他以为真正的中西医汇通路径乃是:“取外国学语以勘中医,有可融会贯通者,有欲融会而不得其解者,是宜集中医之中外互参、有学问、有经验者,互相讨论,以收研究改进之效”^[20]。他呼吁中医界人士注意中西医学二者在理论和技术上存在显著差异,存在诸多“有欲融会而不得其解者”,假若医者并非“中外互参、有学问、有经验”,而简单、粗浅地以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来解释传统中医学学术,无法自圆其说,只会削足适履。直到其晚年,他仍然喟叹:“自中央国医馆有以科学方式整理国医之说,全国医学家竞相附和,几谓中医皆蹈常故,不如新医之日有发明,矫枉过正者且谓必须将中医药废除净尽而后已,而不知中东西各医学,实有难于沟通之处,亦均有不可磨灭之处”^[21]。他一生探究和践行中西医汇通,但也承认中西医学之间存在很多“难于沟通之处”,将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多元理解进行整合并非易事。

3. 结语

《国医旬刊》虽然办刊时间不长,但其诞生于中

西医交会之际,当地中医面临西医挑战而适时转变之时,因而成为透视近代福建中医学学术转型不可或缺的一份重要学术刊物。

《国医旬刊》在坚守中医经典自主性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运用西医解剖知识,佐证中医气化与脏腑理论,呼吁学医者拨开近代科学的迷雾,谨慎地进行中西医学的汇通融合。他们的思考,开启了福建中西医学汇通之路,给后世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历史经验。

不可否认,《国医旬刊》在运用西医知识阐释古典中医时,展现出一些对中西医学关系的误解,一些交融互释的结论,常显得穿凿附会,自相矛盾,或对中医经典理论有夸大过誉之处,这是中西医初次融合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如何处理传统与新知、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仅是那个时代中医师的焦虑,也是当下中医界一直思考的永恒主题。认真回顾《国医旬刊》曾对中西医汇通路径所做的探索,应能帮助当代学人更加自觉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参 考 文 献

- [1] 吴瑞甫. 论今日医药界宜多阅医报以开通风气议[J]. 国医旬刊, 1935, 2(6): 7.
- [2] 国医旬刊, 1934, 1(1): 1.
- [3] 史悠经. 吴瑞甫先生六秩晋四寿庆征文启[J]. 国医旬刊, 1935, 2(10): 8.
- [4] 谢观. 中国医学源流论[M]. 福州: 福建科技出版社, 2003: 110.
- [5] 吴瑞甫. 发刊词[J]. 国医旬刊, 1934, 1(1): 2-3.
- [6] 吴瑞甫. 论中西医宜互相参究不宜作无益之争议[J]. 国医旬刊, 1934, 1(3): 2.
- [7] 梁长荣. 科学非万能[J]. 国医旬刊, 1934, 1(1): 4.
- [8] 陈筱腾. 对于本刊的希望[J]. 国医旬刊, 1934, 1(1): 11.
- [9] 吴瑞甫. 敬告我厦各医界[J]. 国医旬刊, 1934, 1(2): 5.
- [10] 吴锡璜. 论中医为国粹学[J]. 神州医药学报, 1923, 2(3): 4-5.
- [11] 吴瑞甫. 论三阴三阳确有实验并非玄虚之学说[J]. 国医旬刊, 1934, 1(10): 2.
- [12] 陈筱腾. 说菌[J]. 国医旬刊, 1934, 1(7): 2.
- [13] 陈筱腾. 论传染病[J]. 国医旬刊, 1934, 1(4): 2.
- [14] 吴瑞甫. 四时感症绪言[J]. 国医旬刊, 1934, 1(6): 2.
- [15] 郭斐成. 谈谈消毒法[J]. 国医旬刊, 1934, 1(8): 9.
- [16] 杨太龄. 其六[J]. 国医旬刊, 1934, 2(3): 6.
- [17] 刘义尊. 其二[J]. 国医旬刊, 1934, 2(2): 4.
- [18] 陈影鹤. 保存国粹与中西汇通[J]. 国医旬刊, 1934, 1(4): 6-7.
- [19] 吴瑞甫. 论振兴医学之困难[J]. 国医旬刊, 1935, 2(5): 3.
- [20] 吴瑞甫. 振兴医学之我见[J]. 绍兴医药月报, 1925, 2(2): 72-74.
- [21] 吴瑞甫. 为槟榔屿医药之声社十二周年纪念进一解[J]. 医药之声, 1948(6): 24.

(收稿日期: 2016-06-20)

(本文编辑: 王振瑞)